

# 1800 公里坎坷“回归路”

□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花磊

“向昨天告别，看今天成长，向着自由奔跑，在那回归的路上……”5月22日，这首名为《回归路上》的歌唱在上海市新收犯监狱的操场，这里正在举行的是该监狱的传统活动——“五月歌会”，这是该监狱今年“开放日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。服刑人员们通过歌声表达出他们对回归、新生之路的憧憬和畅想。在此次歌会中，九监区因出色的合唱表现获得第一。

要真正走上回归之路，并不像唱歌那么容易，曾在新收犯监狱九监区服刑的姜三对此应该特别有感触。上个月，姜三已经刑满释放，他的回归之路充满“坎坷”……

## 1 摸不透想法的“老官司”

姜三今年63岁，因为长期缺少营养皮肤蜡黄，他还患有艾滋病、肠梗阻。去年9月，姜三在公交站偷了一部手机，由此获刑7个月，到新收犯监狱服刑。单看这一次案件，姜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或许偷窃只是一时贪念。但翻看他的档案就会发现，他是个劣迹斑斑的“惯偷”。

自2004年从老家来到上海后，姜三就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，靠小偷小摸为生。因为盗窃，他曾受到过罚款、拘留、服刑等多次处罚，而这已经是第5次因为盗窃服刑。

今年4月是姜三刑满释放的日子，临近刑满释放前，民警小王照例对他进行了谈话，进行出监教育，“姜三，还有1个月就要释放了，这段时间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，注意自己身体，遵守监规纪律，多想出去以后到底怎么生活。”

“谢谢警官。回去之后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不偷东西了，找个工作，也不想进来了。”姜三答道。

但是姜三的话越是说得好听，小王心里越是不安，他知道姜三说的是客套话，这个“老官司”一而再地违法犯罪，如果不了解姜三的内心里真实想法，他就像是一颗“不定时炸弹”，以后很可能再次“爆炸”。小王是一名入职不到一年的新警，这是他从警以来第一次感到棘手。

小王连续几天愁容满面的模样让监区民警胡水清发现了，经过询问，小王说出了自己的困惑：“姜三和我打哈哈，总觉得他另有企图，但是我又找不到突破口，觉得有点失败。”

胡水清是“老法师”了，小王觉得棘手的问题，对他而言并不难，他给小王指了一条“明路”。小王也很机灵，按照胡水清的办法很快就找到了撕开僵局的口子。

几天后，小王把服刑人员马伟带到了谈话室。马伟和姜三在同一个监组，是90后，因为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平时他和姜三的交流较多，有时还避开他人小声嘀咕。

“马伟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？”小王正色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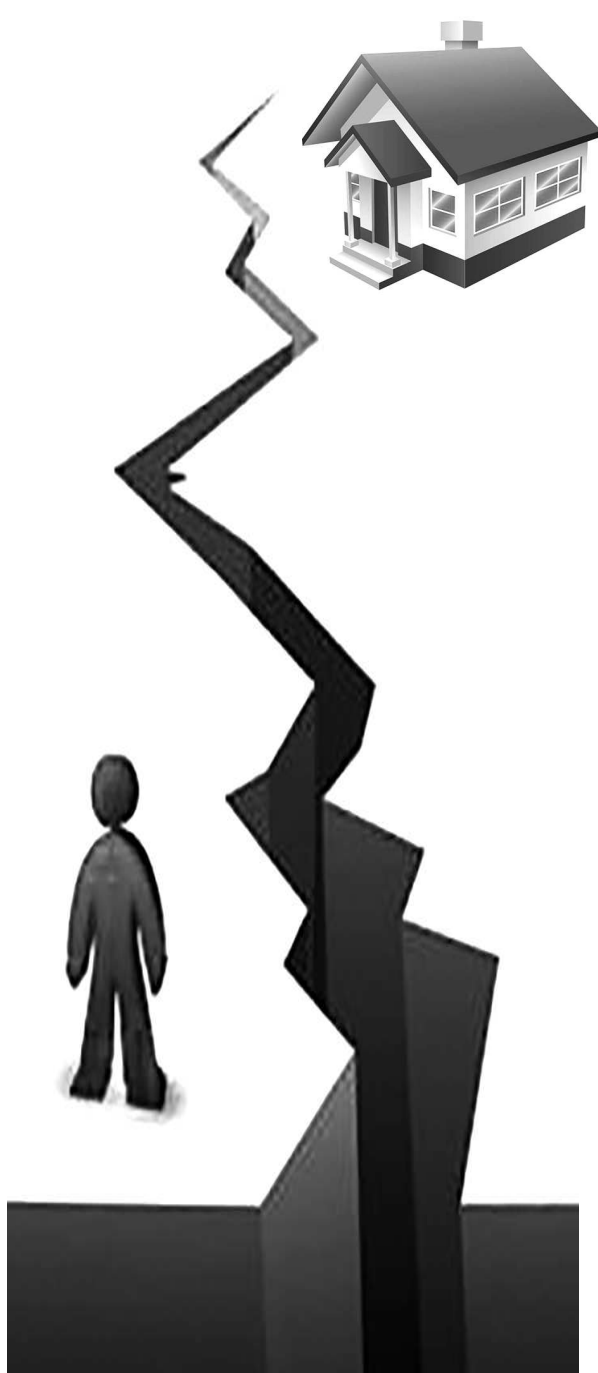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是每周教育谈话吗？”马伟有些不解。

小王没有马上回答马伟的问题，而是接着问：“你来这里多久了？现在改造上有什么困难吗？看你上次跟你妻子通过电话之后情绪有些问题啊？”

马伟入狱一年多来没有违反监规纪律的情况，他不知道此次谈话的目的，显得格外紧张，回答道：“家里的一些事。我……我女儿叫爸爸了，我想念我的老婆和孩子。”

小王知道马伟的女儿才2岁，因为犯罪，他一直对家人抱有愧疚之心，因此希望马伟能想清楚犯罪的严重后果，配合搞清楚姜三内心的真实想法，“你这段时间和姜三在监房里嘀咕什么？是不是在相互交流犯罪经验？”

“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是他……”马伟服刑后只想尽快回家弥补家人，并不想重蹈覆辙，但是说到姜三时，他突然支支吾吾起来。经过小王的利弊分析后，马伟才将姜三告诉他的话说了出来，“姜三从入监开始就摆老资格，说自己进来是来‘过冬’的，还说这次出狱之后不会回老家的，要去杭州或者北京‘耍’。”



资料图片

## 2 从小缺爱走上“不归路”

由于姜三的重犯可能性极高，刑释可能会面临较大难度，监狱将其作为刑释重点个案，监狱长汪卫东、副监狱长费海华组织召开专题分析会，决定由综治民警沈松坤以及监区民警胡水清、小王组成对姜三的刑释安帮工作小组，将安全管控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。

此前，沈松坤在对临释服刑人员排摸中早已注意到姜三了。姜三无亲可投、无房可居、无业可就、无经济来源，是一名典型的“四无”对象，而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，父母已故，与妻子离婚，仅有的一个儿子明确表示与他断绝关系，而其他的兄妹也都与他没有往来。姜三会回去吗？他老家那边又愿意接受吗？一连串的问号出现在沈松坤的脑海里。

时间不等人，临释前一个多月，沈松坤专门联系了姜三老家安置帮教部门，争取他们工作上的支持，也希望他们能做好姜三儿子的引导工作。

在焦急的等待中，回函来了。当地帮教部门表示，姜三在老家的住处早已拆迁，姜三的兄妹因身体、经济等原因都不愿接姜三回去。姜三唯一的儿子更是明确表示，不愿理会姜三的任何事情……种种迹象表明，姜三刑释衔接将是难题。

不能就这么等着，沈松坤想来想去，决定再多方联系姜三老家的相关部门，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努力争取。这次，事情终于有了进展，对方表示将在当地火车站接姜三回家。

衔接的问题总算是有了明确答案，姜三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？

据了解，姜三是这几年在外“混”的时候感染艾滋病的，但他从没有进行过抗病毒治疗，入监后也不愿服药。在工作小组民警与姜三的谈话中，姜三表示自己要面子，这些年来都在硬撑，也从没有与家人联系过。

“我也感觉到我的身体不如以前，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？不如死了一了百了。”姜三有些沮丧，“反正这个世上也没人关心过我，他们都不认我，我也不需要任何人关心。”

没有人真的会不在乎生死，姜三的自我放弃似乎与家人有关，民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，反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认你，你尽过自己的责任吗？你做的这些事让你的家人在亲朋面前怎么讲，说你的丈夫是罪犯，我的父亲是一个贼？”

“没有人是天生的小偷，我也不想的。我没有家啊……”姜三激动地说。在姜三的讲述中，他是个缺乏家庭关怀、极度自卑的人。在家排行第二的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父母似乎只关心哥哥和妹妹。爷爷奶奶去世后，姜三就出去流浪了。

流浪的日子里，姜三靠卖破烂勉强维持生活，后来他认识了前妻。前妻出生于穷苦人家，两人同病相怜就凑活着一起过日子。或许是贫贱夫妻百事哀，姜三和前妻的争吵越来越多，家不像家，他也不愿回去。儿子出生后，他也没有因为成为父亲而多一些对家庭的关心，他每个月就回去一两次，偶尔寄点钱回去。儿子从小和姜三关系疏离，长大后更不愿意提起这个爸爸。

他说，来上海的初衷其实是想好好找一份工作，能体面一点。一开始他和老乡在一家鞋厂打工，但是工作辛苦收入也不多。后来，他认识了一个情人，每个月生活开销更大了，就开始动歪脑筋。

姜三第一次盗窃是2004年3月，那天他在公交车站偷了一名女子的钱包。初次尝试就得手让姜三非常得意，也由此开始一发不可收拾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还认识了一伙一起吃喝嫖赌的“哥们”。

第一次因为盗窃服刑后，姜三是收敛过的，也与家人联系过几次。然而，家人不知从哪得知他因为盗窃被处罚的事就不再与他联系了，姜三也仿佛再次被“抛弃”，不想再回家乡，辗转上海、北京、杭州等多地，靠盗窃为生。

“你说他们还会认我吗？我现在还有艾滋病……我也后悔走上这条路，可是没有回头路啊。”姜三恳切地问，似乎想要一个肯定的答案。

“家庭矛盾不是短时间形成的，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，你得做好长期的打算。”民警鼓励说，“以你的身体情况，还是要先服用药物，不然病情加重，到时候想挽回和补救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好的，我尝试服药。我也愿意回家乡，好和他们当面解决问题。”姜三眼里带着希望。

## 3 终于踏上 1800 公里外的故土

离姜三刑满释放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监狱决定把姜三护送回老家去。虽然送姜三回家不是监狱民警的分内事，但是维持社会秩序、让百姓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却是他们的职责，他们也希望姜三能够结束漂泊的生活，回到家乡，与家人解开矛盾，安度晚年。

为了确保姜三能顺利回到家乡，新收犯监狱制定了详尽的方案，沈松坤又主动联系了姜三家乡的司法局等相关部门，就姜三回到家后的生活、衔接等问题进行具体协商。由于姜三病情，监狱还与当地疾控部门沟通，确保他能够得到持续治疗。临行前，副监狱长费海华又专门对护送民警进行了教育，进一步明确具体要求。

对要陪姜三回家的沈松坤、胡水清和小王来说，这项任务的难度也不小。姜三走出监狱就是一个自由人了，他可以不受监狱民警管控。而且他的身体还不好，从上海到姜三老家1800多公里的路途对他来说也是挑战。为确保途中安全，监狱请医生对姜三的身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，并为他准备好了

药物。

不过，对姜三来说，他还是有点“怕回去”，毕竟他从未对家庭尽过责任，多次违法乱纪还感染了艾滋病。亲情没了，回去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据了解，之前姜三刑满释放，他也答应过民警会回家乡，但最后都在中途下了火车……

到了姜三刑满释放的日子，一早，已经换回自己衣服姜三就在三位民警的陪伴下乘上了返乡的列车。回家应该是件让人高兴的事，但多年未回家乡的姜三一直看着车窗外，表情多少有些沉重。

历时近9个小时，途经1800余公里，列车安全到达目的地，姜三终于踏上了久违的故土。此时，与新收犯监狱事先沟通好的当地工作人员已在车站等候。当天傍晚，相关交接手续顺利完成。

姜三回家了，也许他与家人的矛盾没有那么快和解，但至少他落叶归根了……

(文中服刑人员均为化名)